

郭克悌電解松花江

陳 嘉 驥

小豐滿電廠悲壯史

前 言

郭克悌，河南省孟津縣人，民前十三年出生，民國七年以官費赴美，先入加州大學，再入普渡大學習電機工程，民國十二年畢業，在美國奇異電機公司任職兩年。

返國後，歷任天津市特別一區公署總工程師、大昌實業公司瀋陽區經理、雲南耀龍電力公司協理兼發電廠廠長。抗戰勝利任經濟部專門委員，赴北平接收華北電力系統，並兼任冀北電力公司總經理。民國卅五年赴東北，任東北電力總局局長，卅七年起兼遼寧省政府委員兼建設廳長、東北行轅工商處長。東北陷匪，調任資源委員會西南辦事處處長兼昆湖電廠總經理等職。

政府播遷台灣，奉調為台灣工礦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工礦公司開放民營後，約集中外人士籌組中原理工學院，並出任該院董事長兼院長。在此期間，並受聘為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委員、

中國國民黨中央設計考核委員。晚年除在台灣大學、銘傳商專、淡江文理學院等校担任教授外，並担任台灣區扶輪社社長、區總監等職務。卒於民國六十年三月十六日，享壽七十三歲。

卅六年春，松花江冰凍甚厚，共匪越松花江與國軍鏖戰於長春地區。時我方軍力單薄，郭克悌奉命，用小豐滿電力溶解烏拉街下游江冰，以保障永吉安全，使吉林國軍得能赴長春地區作戰，力挽危局，為史無前例之工程技術，亦為近代史中重要之一頁。筆者時任中央社記者在東北地區担任採訪工作，茲特將小豐滿興建時期日人之殘酷殺害我國戰俘等罪行、俄軍在東北的擄掠暴行，以及郭克悌先生電解松花江經過，撰成此文送請中外雜誌刊載，藉供國人參閱，以誌不忘。

亞洲第一大發電廠

在對日八年抗戰勝利後的一九四五年，中國東北吉林省會永吉附近的小豐滿水力發電廠，是

當時位居全世界第四、亞洲第一的大水力發電廠，若論其人工湖的儲水量而言，則高踞全世界第三位。

國人甚少知道，這一個龐大的水利建設，是殘忍狠毒的日本軍閥，驅役被俘國軍將士所築成。凡兩萬餘國軍被俘將士，在日本兵槍尖逼迫下，不給吃飽，不給穿暖，傷病立即拋棄，最後個個都是骨瘦如柴有氣無力的力竭而死，無一生還。實人世間最殘忍的一幕慘劇！

但小豐滿在我國戡亂史中，却佔有一頁輝煌記錄而永垂史冊。民國三十五年五月二十四日，國軍於規復吉林省會永吉之後，復於二十九日進駐小豐滿水力發電廠，以迄三十七年四月十日，國軍自永吉小豐滿撤退轉赴長春，這座舉世聞名的水力發電廠在國軍手中前後後後猶不滿兩年。在此兩年中，資源委員會東北電力總局，配合東北國軍，曾用小豐滿電力與攔水壩對於松花江水流之控制，多次協助國軍作戰均獲得勝利，於

是小豐滿乃被譽為東北國軍手中一支特種部隊。其中，尤以民國三十六年二月，在林彪所謂第四次攻勢中，電解松花江堅冰屏障吉林省會永吉，使吉林國軍投入長春戰場，一舉將渡松花江南下



前東北電力總局局長、中原理工學院董事長兼院長郭克偉遺照。郭氏係當年東北淪解松花江助戰計劃的主要執行人。

的林彪匪部擊潰，挽回了東北國軍一次重大危局最為膾炙人口。此役，倘無小豐滿之助戰，國軍在東北局勢之逆轉，不待是年七月林彪第五次攻勢之四平街戰役，即早在半年前松花江地區作戰時出現。

小豐滿的地理形勢

小豐滿原為吉林省一個小村落，位於第二松花江上游，距吉林省會永吉約二十四公里。所謂第二松花江，係松花江最大的一個支流，發源於中韓交界分界線的長白山天池。這個支流，一路上穿過深淵狹谷，崇山峻嶺，蜿蜒曲折的到了小豐滿，乃豁然開朗，形成了一大深淵，然後北流成爲一條汪洋大水，與第一松花江合流，入黑龍江奔向大海。因此，所謂松花江大鐵橋也有二個：一個是哈爾濱的松花江大鐵橋；另一個就是三十五年國軍收復吉林、長春之役後，渡松花江北上，擬向哈爾濱進擊時，所通過的第二松花江大鐵橋。

在國軍掌握東北的遼寧、吉林、遼北、安東，所謂東北精華區域，那短短二、三年期間裏，凡是到東北的政府大員、國軍高級將領、外國來賓、各國新聞記者，莫不以一至吉林，一觀這座世界第四、亞洲第一大水力發電廠龐大工程，與松花江長白山風景爲快！但在讚嘆與稱譽宏偉建築的背後，誰還知道它掩

藏著世界上一段最悲慘最不入道的故事！

被俘國軍血肉集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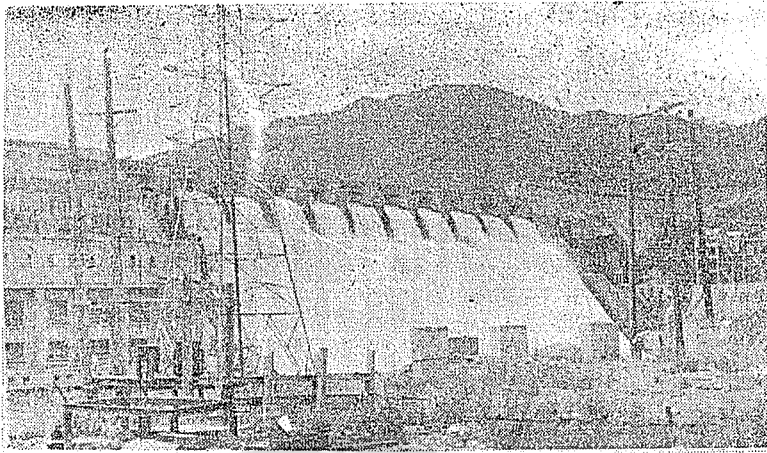
小豐滿大堤壩混凝著兩萬多國軍將士的血、肉、骷髏、和寶貴的生命！這兩萬多國軍將士，當年正是精力旺盛青壯之年，他們都是爲了響應保衛祖國生存的號召，與侵略我們的日寇作過殊死戰的英雄！他們有的是趁機反正誤入敵陣被執，有的是奉命掩護友軍撤退完成光榮任務後已無退路被俘！按理，日本應以戰俘對待他們，但日本軍閥却將他們運至吉林小豐滿工地，以人類前所未聞的殘酷手段，全部折磨凌辱而死。

這些至小豐滿做苦工的國軍分爲兩批，第一批是反正的偽「冀東保安隊」，與在北平南苑等地作戰被包圍的少數二十九軍，第二批則是山西戰場掩護國軍撤退的殿後部隊。

塘沽協定，結束了民國二十二年中日長城之戰。但日本並不遵守塘沽協定，立即在其曾經佔領的冀東二十二縣，唆使漢奸殷汝耕成立偽「冀東自治政府」，並收編了一支爲數六千上下的偽冀東保安隊，這支保安隊的第一總隊長爲張慶餘，第二總隊長爲張硯田。

當民國二十六年蘆溝橋事件爆發，繼而演變成正式戰爭後，這批偽冀東保安隊，於七月二十七日聞悉二十九軍已與日軍正式展開大戰後，立即在張慶餘、張硯田率領下在通州宣佈反正。這批反正的保安隊，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迅速手法，除將通州的少數日軍、憲兵隊、特務人員約六百一律格殺外，並立即出動開赴北平，企圖歸入二

十九軍建制，共同對日抗戰。當張慶餘、張硯田率部抵達北平時，國軍二十九軍的北平保衛戰已因副軍長佟麟閣、師長趙登禹在南苑的戰死而失敗。自北平至天津的北寧路沿線要地亦均淪於日軍之手，宋哲元已奉令率部退守保定。因此這批



遠東第一水力發電廠——小豐滿
電廠外貌。

反正的保安隊剛剛抵達北平郊外，尙未與二十九軍取得聯絡，立被日軍包圍予以炮火轟擊與機槍掃射而死傷大半，並有約三千人被俘，僅有少數突圍至保定。這時，正值東北吉林的小豐滿水力發電廠開始興工，日人乃於九月間將所俘的反正保安隊與部份二十九軍，運至吉林小豐滿，作一些預備工程的挖土等工作，他們從此便與人世隔絕，永未再見天日！

日本軍閥殘虐手段

民國三十五年據東北電力總局瀋陽分局董副局長對筆者稱（董副局長原係偽滿電業株式會社高級職員，曾參與小豐滿水力發電廠建築工程管理與策劃事宜）：「第一批來的多半是冀東保安隊及少數二十九軍，他們除了不帶帽子外，都穿原來的國軍軍服，每天從早到晚工作不停，吃的是粗糙的高粱米，日本人並從來不許他們休息，不幾天便個個骨瘦如柴，看着實在令人不忍心。他們在工作時稍有緩慢，立刻遭到鞭笞，凡因工作負傷或有病不能工作時，便拉出棄於溝渠或予活埋，從不予治療。其後天氣日寒，這批人因死亡過多人數也愈來愈少，但他們仍然穿的是單薄軍衣，有的人在衣服內前後心塞了許多亂草，藉以禦寒，勉強支撐，但不到十月底，前後才兩個月，幾千人便全部死亡無一倖存。」

董副局長又稱：「迨二十六年十一月，小豐滿東岸基礎工程興工後，又有一批在山西戰場的被俘國軍，約一萬多人被運到小豐滿。這批國軍已穿上棉軍衣，日本人對他們的態度，一點也沒

有變，還是像對待保安隊一樣，所以這批國軍也是全部折磨死而後已，沒有一人能生還。以後的工人，則全是由日本人的大東公司，在華北招募的華工，這些華工只拿到一點安家費，便被騙到東北來做沒有工資的苦工，每天也是死傷疊疊，很少有再能回到家鄉者。我看到這些同胞，一個個蓬頭垢面，那種有氣無力，等待死亡的情形，心中真是感到淒慘極了」。另據筆者所知：鴨綠江水豐電廠工人，係由日本「大倉組」在華北招募而來，當水豐電廠完工時，日人以發工資為名，將這批工人騙到洩洪口前，一按電鈕數千工人均被淹死鴨綠江裏，沖到黃海中」。這些數不盡的血海深仇，中國人怎麼會輕易忘記呢？

最新最大發電設備

小豐滿的發電、變電、配電等機器，係分別向德國、瑞士、美國訂購。在當年全是世界上有名的大工廠，所以訂購的發電機等機器也均是相當優良的機器。

計當時，共購買了十套發電機器，每套機器發電能力為七萬瓩，所以當全部裝置完成後，小豐滿水力發電廠即有發出七十萬瓩電力之能力，與日本人在鴨綠江所建水豐發電廠的發電能力完全一樣。十套機器中，訂購德國部份因希特勒侵略波蘭釀成歐洲戰爭已無法運到，因而部份機器改向美國訂購。當小豐滿發電機器裝置完成八套時，美國與日本又因日本偷襲珍珠港發生戰爭，所餘兩套機器即無法運來，而日本工業並無製造此種精密的水輪發電機能力，因而小豐滿只裝了

八套機器，發電能力最高峯時亦只有五十六萬瓩而已。

俄軍劫掠拆走電機

日本裕仁向盟國宣佈無條件投降時，中國的東北地區已為蘇俄軍隊所佔領。蘇俄為了阻止中



長白山系之永吉北山，在山顛眺望松花江，江流如帶，圖為民國三十五年九月本文作者遊北山時留影。

國的統一強大，除了將共產黨部隊引進外，並大肆劫掠東北的財富物資與破壞東北的工業，以遲延中國工業化過程。

在蘇俄部隊進入小豐滿之前，在吉林地區負責戍責任的偽滿部隊，已宣佈反正，願向蔣委員長領導之中央政府效忠。並在中國國民黨東北地區工作人員指示下，於八月十七日派了一連人到小豐滿去維持秩序，以防日人暗中對此攸關東北「中北部」地區數百萬人生命，並有極大經濟效益的大水力發電廠加以破壞。但日本駐小豐滿的憲兵隊長表示，渠等奉裕仁指示，東北地區日軍應只向蘇俄軍隊投降，其他部隊無權向日軍提出受降要求，並表示日本軍必要時有實施自衛權利。反正部隊乃立即將日本憲兵隊長及一名上士擊斃，其他日軍聞訊，乃大舉集合，企圖邀擊我反正部隊，反正部隊乃自小豐滿撤出。其後俄軍政治人員到達東北，宣佈一切偽滿部隊均須繳械，等候俄軍編遣，並禁止偽軍與重慶之中國中央政府取得任何聯絡。因此除少數偽滿軍為俄人繳械外，大多數偽滿軍乃潛伏山區邊遠縣份內，等待中央軍到來收編。

原廠職員苦心維護

八月二十日，吉林地區俄軍二十餘名，在日本翻譯中村陪同下抵達小豐滿，日本關東軍數百名立刻解除武裝向俄軍投降，乃被俄軍運至長春轉赴西伯利亞集中營。這時小豐滿日籍高級人員充分施展出日本人諂媚與欺善怕惡的本性，與俄人勾結，壓制在小豐滿工作的中國人。

俄軍乃在日籍職員關村與空閑兩人引指下，首先將庫內貯存的潤滑油、燃料油等物資運走十三列火車。俄軍復於九月二十五日起，開始拆卸發電機器與一般機械，最初本擬將八台機器全部拆走，嗣經國人職員滕某與王某跪地請求，謂如將八套機器全部拆走，不但吉林一帶人民將暗夜長年，且堤堰亦將為之崩潰，影響所及關係著數百萬人生命財產，俄人才將八台機器中的第一與第四兩套機器保留未予拆走。滕、王兩君並將小豐滿重要圖表、精密機器、貴重器材暗中收藏，俟六月我資源委員會正式接收時始拿出。所以東北電力總局成立後，立將滕某升為小豐滿發電所工務課長，王某則升任小豐滿發電所所屬機械廠廠長。

收編偽軍林彪坐大

自從國軍於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將林彪部共軍驅逐於松花江以北地區後，因受馬歇爾軍調小組停戰令影響，未能渡江跟蹤繼續向哈爾濱地區進擊。一步之差使業已撤離哈爾濱開始向邊荒城市佳木斯等地逃亡之匪軍改變命運，並得以控制東北北部此唯一大城哈爾濱及其附近人烟稠密之區。而使林彪得以從容收編散落東北北部偽滿軍而坐大。

民國三十六年初，林彪收編偽軍工作告一段落，乃於二月率匪眾十餘萬人，號稱二十萬人，踏過松花江堅冰，分三路向吉林、長春地區國軍大舉進攻。左路匪軍截斷吉林長春間鐵路，佔領鐵路上重鎮九台，使吉林省會永吉陷於孤立；正面

匪軍，將中國長春鐵路松花江畔重要城市德惠予



松花江流域之雪景

以包圍；另一路則撲向長春西北的戰略要地，也就是宋朝岳武穆念念不忘的黃龍城——農安，對長春地區形成大包圍形勢。

這時，吉林長春地區國軍的佈署為：新一軍孫立人部隊以長春為基地，戍守著松花江以南，包括德惠在內的許多城市，而吉林省會的永吉，與小豐滿發電廠等地，則由雲南部隊曾澤生的六十軍鎮守。因為匪眾我寡，國軍戍守長春、農安、德惠等各地之部隊，均被迫單獨作戰，無法協同出擊；而永吉地區匪軍雖為數無多，因適值松花江結冰期，匪軍可隨時履冰過江而來，國軍為確保永吉與小豐滿之安全，不敢隨意調動，以防共匪的襲擊騷擾，因此整個戰局至為緊張。

這時東北保安司令長官杜聿明，乃親率七十一軍等部隊北上，並立即投入匪軍主力所在的農安戰場，匪軍在國軍衝擊下，站腳不穩立刻後退，因此使戰情一度大為好轉。國軍並兼程北攻，抵達松花江畔，但不久林彪又親率一大股匪軍增援而來，國軍以寡不敵眾，為避免損失，立刻後撤。但共軍於復渡松花江後，自松花江畔緊臨杜聿明所率七十一軍等部隊之後，大肆攻擊，使七十一軍蒙受重大損害。因之戰局又轉為險惡，其中一股匪軍，並以人海戰術，連番撲擊杜聿明在農安之前進指揮所；倘無杜聿明指揮少數直隸部隊之拼死不退，杜聿明確有被俘之危險，情況至為危急。此時東北其他各地匪軍，為配合林彪之攻勢，全面蠢動，藉以牽制他處國軍使之無法增援。是以東北戰場各地之國軍，為了防守本身防區，除了戍守遼西、錦州地區之九三軍之一部連夜

北上增援外，其他各地國軍一時均無法再調出主力前往吉林、長春戰場與共匪作戰。

趙家驥解危思妙計

如前所述，與長春近在咫尺的吉林省會永吉地區，國軍雖有一個軍之兵力，但因為了永吉與小豐滿之安全，亦不敢大胆調動。此時東北保安司令部參謀長趙家驥將軍（即民國四十七年八二三炮戰時，殉國的金門防衛司令部副司令官趙家驥），忽然想到，如能利用小豐滿電力把環繞永吉的第二松花江的堅冰溶解，形成永吉一道天然屏障，使匪軍一時難覓船隻，無法飛渡後；然後調出永吉之六十軍出動作戰，同時永吉國軍，適在共匪部隊最脆弱之左翼，一旦出擊成功；不但長春危局立解，就是主力戰場農安等地之匪軍背後亦暴露來自永吉國軍攻擊下，匪軍整個第四次攻勢均將為之瓦解，而扭轉乾坤。

東北各地河流，一進入農曆十月，即行冰封雪凍，不但是人可以履冰而過，即驟馬大車行走其上，亦如康莊大道。松花江位為東北北部，冰凍得更為深厚堅固，但自小豐滿水力發電廠完成後，自小豐滿以下至永吉、烏拉街的松花江，因水的溫度提高，雖在嚴寒季節亦不再結冰，永遠是綠水碧波滔滔不斷的向前奔流。在此一段區域內，固不慮共匪部隊飛渡，但再往下到烏拉街以下那一帶的松花江，就又仍然堅如鐵石；其中，烏拉街以下這一段一向為彼岸共匪渡河騷擾永吉的唯一戰略要點所在，所以形勢更為重要。



解危思妙計的趙家驥將軍（前排右起第三人）在國軍出關周年紀念舞會上留影。第二排右起第三人為本文作者。

吉林省會固若金湯

趙家驥乃自前線急電瀋陽東北電力總局局長郭克憊，詢問以小豐滿電力輸送至松花江水底，將江水燒熱，溶解永吉以下越過烏拉街以北那一段松花江，在技術上是否可行，實行時有無困難，郭克憊問烏拉街以下那一段距小豐滿「水長」距離多少，趙家驥回答後，郭克憊計算了一下，乃回答說：「可以」。

並說：「在技術上也無大的困難」。郭克憊又告訴趙家驥說：「以十餘萬瓩電力之能量，燒滾之江水不但可溶解保衛永吉市之烏拉街下游戰略要衝一帶，並應可再越過烏拉街下游若干里以下。」

趙家驥乃促郭克憊立刻至瀋陽北陵飛機場乘長官部備用專機至永吉轉赴小豐滿執行此項空前未有溶解松花江助戰計劃。郭克憊連夜趕到小豐滿，偕同小豐滿發電所所長申俊，督促兩百餘工人用金屬線緝成一個大樁，沈入松花江底，將當時實際發電量十二萬五千瓩電力與大金屬樁接通。（最大發電量為十四萬瓩）一剎那間電光閃爍，江水立刻沸騰，十二萬五千瓩電力，每秒鐘約可煮沸江水百噸，於是這股滾滾熱流，冒著白騰騰的熱氣，有如一條霧龍迅速的向下流沖刷而去。熱流所到之處，兵兵之聲不絕於耳，堅冰頃刻之間為之塌陷、分裂、

漂流、消失，其神奇之處不讓封神榜描述下術高強之元始天尊。十個小時之後保衛永吉之烏拉街以下的松花江堅冰，均溶解成為白浪滔滔，巨流滾滾的順流而下。這時吉林省會永吉在松花江巨流護衛下，已固若金湯。永吉無虞小豐滿，自亦安如磐石，對岸縱有匪兵十萬，一時之間亦無慮其飛渡矣！

化冰為水屢奏奇功

杜聿明乃電令永吉地區的六十軍，全部出動前往長春戰場。六十軍這時有如猛虎出柙，衝向匪軍採守勢的左翼部隊，首先收復吉林長春間鐵路要衝之九台，恢復了永吉長春國軍聯絡線，繼而衝過包圍長春匪軍後方，使匪軍倉皇撤退，於是六十軍乃進一步撲向杜聿明前進指揮所在正激戰中之龍安郊區。這股奇兵之突然出現，使林彪感到有如天兵下降，一時摸不清頭腦，戰鬥意志立為瓦解，無法戀戰，加之九十三軍亦自錦州趕到，這兩支雲南子弟兵國軍的橫衝直闖，南北夾擊，林彪乃行全面潰敗。此時，不但長春之圍立解，龍安亦於三月五日收復，杜聿明乃率大軍重行攻至松花江畔，林彪匪部死傷極重，被俘獲尤多，使東北國軍的優勢，又多保持了半年之久。以迄於是年七月，共匪發動第五次攻勢，展開四平街大會戰後，東北局勢才行逆轉。因此，小豐滿對國家貢獻，除了電力供應外，並幫助國軍作戰，這在戰史中，應該佔有一頁輝煌地位殆無疑問。其後小豐滿電力所利用對水流大小之控制，對涉水而渡共軍的洪水戰術、對集結烏拉街對岸

共匪船隻的冲擊戰術等，對國軍作戰的協助不勝枚舉，所以以迄三十七年四月永吉小豐滿國軍奉命撤至長春前，這一地區國軍部隊仰賴小豐滿水電廠的助戰，始終固若金湯。

松花江江水長鳴咽

筆者在東北時期，曾兩度至小豐滿水電廠參觀，在聽到被俘國軍將士悲慘犧牲故事後，每一仰望那宏偉堤壩上洩洪口噴出來的水流時，總是

幻想到這就想像是兩萬餘死難國軍將士的淚水，尤其嘩嘩的流水聲更像兩萬餘生命化身的小豐滿正在嗚咽哭泣！大堤壩下面有多少國軍將士的血、肉，和骷髏？他們在青壯之年便被敵人這樣殺害了，那一個不會經是父親眼中的嬌兒？那一個不會經是母親懷抱中的愛子？便這樣無聲無息的犧牲了！

殘忍陰狠的日本已經再起了，我們能忘記過

去的仇恨嗎？希望同胞們記住一句話就是「侵略成性的日本民族，它永不會放棄對中國的侵略」！企圖赤化世界的俄羅斯也永不會停止對人類的荼毒！七億同胞也仍然在血腥統治之下！他們望眼欲穿的王師，一年又一年！在這裏我也有一個願望，就是希望我有生之年能再回到我青年時期浪跡的東北，看一看松花江的美景，聽一聽小豐滿的嗚咽！

(兩性之間)

劉佳明輯譯

西 笑 錄

原來如此

「大夫，我晚上神經緊張，無法入睡……」
「那是因為你帶着煩惱上床。」
「這不能怪我；內人不肯分床睡，我有啥辦法呢！」

用鑽石試

「我很了解妳們女人，心如鑽石，沒有東西能打動它！」
「你用鑽石試過沒有？」

一次已夠

「假如已婚男人，能像婚前一樣的慷慨，就不會有這麼多夫婦鬧離婚了。」
「難道妳要男人破產兩次！」

如願以償

「護士小姐，我愛上了妳，我不願離開這裏，所以我也不能我的病很快的好起來！」
「不必就心！」護士小姐說：「我看你的病，恐怕真的一下子好起來了；昨夜你吻我的時候，那個撞進來的醫師，你知道他是誰？」
「我的丈夫！」

可憐小子

「令妹快要跟那位富有的小伙子結婚了吧？」
「我看不得！每次我媽談起這門婚事，我爸爸總是搖着頭說：那可憐的小伙子！」

支票對現

出外工作的丈夫，結婚週年前夕，特選賀卡一幀，寄給太太，上書：「親愛的，這是千萬個熱吻的支票！」
不久便接到太太的回信：「親愛的，謝謝

你寄來的支票；今早送牛奶的已代你對現了。」

還有兩個

「妳是我第一個吻過的模特兒。」畫家對模特兒說。
「你一共有過多少個模特兒呢？」
「兩個；一盤水菓，一瓶菊花。」

不僅此也

老張與一富有寡婦結婚不久，一日，老友李四來訪。
「我真不懂，」李四悄悄的說：「雖然她很有錢，你也不該討這樣一個又老、又醜、又沒有牙的女人作老婆！」
「你不必說悄悄話，」老張說：「她的耳朵也很聾！」